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九

蜀漢

帝禪

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于乘輿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字元則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

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和衷所親李勝出刺州過辭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

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奈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

到并州勝曰當奈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

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字子元晉昭懿太子謀以

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太僕王觀字偉東分據爽義營奏爽背棄顧命敗亂

國典僭擬專權有無君之心皇太后令罷爽兄弟吏兵以侯就弟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

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欲應

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馬懿找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

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賈一人尚欲望

活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

何圖今日坐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更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

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懿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于是政爽義

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務之任或比國數人或

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問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強幹弱枝備

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攢大罔絀以感悟曹爽爽不

能用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

和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

曹國請建同姓與曹植求通親親名為國計實濟私

志然爾時司馬羽翼已成方且欲置諸王公于歎矣聞秦非徒不足以寤疾乃適足以忤懿耳

蓋以自況也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最請與論易御聽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課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蛇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日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三公可至青蛇何所畏耶此夫生之常談輅曰夫生者見生常談者見以知之輅曰節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侯玄荀彧王粲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至王弼字輔嗣山陽人

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要為丞相王克寬以提

魏護軍夏侯霸字仲權來奔

霸為曹爽所厚以父死于蜀常切齒有報讎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玄詣京師霸以爽既誅而玄又被徵恐禍及遂來奔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壘驢貶奸必會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城名曰維城詔蜀州有使句安句安音鉤句芒氏李韶守之聚羌胡賈任謂諸羌

子侵逼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字元伯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

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明使地理志岷州東南與泰相對泰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

嶺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注見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鎮十三年魏嘉平三年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于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詳具欲欲自結數稱亮美權以

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字子遠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

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不聽據與

尚書僕射麋人亮汝南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吳置左右無難營人及五營

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亮入殿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漢縣屬吳郡故城在

今浙江湖州賜霸死殺楊竺全寄等據尋亦賜死遂立亮為太子明年立滿

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字朱虎武帝子由遂置諸王公子鄴

初凌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而其甥令狐愚晉魏驎子顯封于為兗州刺史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

陰謀以魏主制于彊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會愚以病卒至是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

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

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過陳縣東南注于颍水水次有大凌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

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

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綱目于司馬懿父子高徽字文泰之死皆

祖也今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王權願寤太子和之無罪會祀南郊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宏固爭之乃

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狠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

恪威之曰世方多難于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恪至建業見吳主于卧内受詔

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方也恪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韓東鈞專問
當以君國為
重豈宜自計
乃惑于術數
率爾遷屯鄙
陋若此安足
與任大事亮
素以忠純目
禪失精鑒哉

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宏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于恪惟殺生大事乃以聞

費禕北屯漢壽本漢葭萌縣蜀漢改名故城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以陳祗守尚書令

禮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

軋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為大將軍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吳主權病篤潘后使人問漢呂后制故事左召諸葛恪孫宏太常滕胤等承嗣北及將軍呂據時世

之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恪素與恪不平私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益權曰太皇帝太子亮即位以

恪為太傅盾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明三省注吳主權置校官專任以為原

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悅

吳從其齊王奮第五子于豫章

先是吳主權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子烈權第六子後立為景帝為琅琊王居虎林即武

林城在今江南至是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于豫章琅琊王休于丹陽奮不

肯徙恪遣之賤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霸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

慢之心臣下竄負大王不敢負先帝奮懼遂行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西南接廬州府巢縣界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胡三省注魏人敗

走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峽與夾築兩城水經注湖

塘山上有城塘即東興隄城即關城也胡三省曰須馬山在和州謂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留氏衛留

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

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王昶偪江陵仲恭母弟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

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安人鎮南母邱儉各獻征吳之策以問

據吳曰吳為寇十六年君臣相保吉山同患說令立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梯行之計其始難獲今惟

有據地居險奪其肥壤使還指地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更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

開構不來四也賊退共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蒙陸時聞討擊速決七

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糧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 詔昶等三

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渡陳于堤上分兵攻兩

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江安人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

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讀如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兵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

會天寒雪還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裸身緣堦魏人望見大

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

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魏延微賊諸將師曰

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西十六年魏嘉平五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後漢建安中析金城置西平郡今甘肅西甯府是獲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

且欲至前為左右所遏軌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于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

附太過張疑嘗與書引岑彭來飲為戒禕不從故反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

光武推心置腹何嘗不信任新附或且固以建功要之駕馭有道耳禕之于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為將而沈湎于酒

疲勞固諫不聽恪因著論諭眾論曰昔秦但得關西耳尚并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眾于今過盡而後生者未

以致遺患其
失在禪更非
岑來可比

禪之言似是
而非試思後
主昏庸信任
奸宦安能保
國治民若姜
維難近冒昧
然其志固在
乘機恢復也
少與之兵是
自敗國事安
得謂忠庸腐
者流但言忌
兵則撫掌大
悅宜其以禪
為是耳

長人司馬懿隨魏而其子幼弱連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眾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為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昔漢祖幸已近見三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荆卿說公孫述諸葛亮出師表俱見前眾入皆心以為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擊魏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注見前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大舉費禪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更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後能者無為微律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禪死維得行其志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吳諸葛恪入淮南圍新城姜維復在狄道司馬師以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問于虞松松曰昔周亞夫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逼諸將之不道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來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于東是以輕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救毋邱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注見前維以糧盡引還揚州牙門將張特游于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將陷特謂吳人

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關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乃引去鄧艾言于司馬昭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于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峻殺南陽王和

恪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構恪于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

恪伏兵殺之并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和恪少有威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理當
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吳羣臣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驕
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 吳羣臣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驕
矜淫暴國人側目南陽王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收和印綬遣使者賜和死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
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
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後皆輔以全

甲十七年魏主曹髦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字安國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字
仲高遂廢其後張氏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有以故之也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太僕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東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

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政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

為師所擢用而心常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鐐築殺之遂

收玄緝下廷尉鍾毓字稚叔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

霸之入蜀也遂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卒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

遇我于元子上不我容也及下獄元不月辭鍾毓泣為辭流涕示之玄惟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

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懿主芳別涕泣歎敕師諷有司奏其罪徒桀浪道死正始中玄

及何晏鄧颺俱有威名欲交傳報報不受荀爽怪而問之報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

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

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許允字士宗高陽

夏姜維伐魏

維出隴西與魏將徐質戰敗之拔河間胡三省曰當作河關河秋道臨洮三縣遷其民還將軍張嶷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字彥士文帝孫立之

蜀漢帝

魏主芳以李覺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藩于齊而別乘王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司馬孚字叔達懿次弟也師將立彭城王據帝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丈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召羣臣議迎髦于元城先是師遣郭芝收芳璽綬太后令旁時御引芳璽置坐側及羣臣議定師又使請璽綬迎髦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髦至玄武館胡三省注在芒山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與答拜僭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時年十四百僚皆欣欣焉

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邱儉刺史文欽時起人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初欽以驍果見愛于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子向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位之責于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還鎮南將軍儉將五六萬眾渡淮至項註見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河南尹王肅尚書傅嘏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基言于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進據南頓註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保項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

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欺誘與之舉事小與持久詳情自露將不戰而克

矣乃遣諸葛欽自安風漢縣今江南向壽春胡遵出譙宋譙縣建安未改郡今州府

絕其歸路欽進不得闕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兖州刺史鄧艾將

萬餘人趨樂嘉城本漢博陽縣王莽更名後漢州府商水縣使欽襲之其子恭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

定擊之可破也于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還欽引而東營以五馬在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解之乃乘

中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日日出城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殺之乃乘

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故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難矣善自

城在商水縣欽軍退儉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駝注見欽以孤軍無繼不得自立遂詣峻

降儉走慎縣注亦人說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

亦還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師病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督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詔敕尚

書傳謂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掇率諸軍還會與謂謀使掇表上軌與昭俱發還

屯洛水南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掇戒之曰子

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于洮洮水遂圍狄道不克而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

刺史王經字彥威與戰于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

畫足陳壽諸見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西安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

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太盛不如據險自保觀翼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

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敗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

嶺城精穀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峻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于東南

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

初魏主髦宴羣臣于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

禮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字子初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字季長河東聞喜人及鍾會等講宴于東

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會集輒馳而至

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城名在甘肅階州成縣西北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

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分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和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秋維復出祁山聞

艾有備乃回趨南安艾與戰于段谷今秦州清水縣有段谷水大破之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

八月魏司馬昭自為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吳孫峻死以其從弟綝字子為侍中輔政

先是吳將軍孫儀等謀殺峻事泄死者數十人并及朱公主妻峻至是將軍呂據當進軍淮泗峻入其

營餞之據軍伍嚴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以後事付綝

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吳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出駐武昌未行據引兵

還約胤共廢綝胤遣從兄憲將兵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懼勒兵自衛綝表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胤

曰引兵至蒼龍門宮門將士必委綝就公矣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綝

兵大會殺胤夷三族或勸據奔魏魏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字季子臨所徵人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

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猷祥覽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祥與祥覽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

丑二十一年魏甘露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王覽字元通

町二十年

魏甘露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料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

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

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棗中有鼠矢召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

實不取與黃門不
服亮令破鼠矢中
煙因大笑謂左右
曰若矢先

白鹿子圖說卷之八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邱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眾心

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又請增兵築城以備吳寇意欲保有淮南

論時事因曰洛中諸魔皆願彈代君以爲昭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

不召則反。遣而征大。不如召之。賈充字公闓達之。五月詔徵誕為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敕屯子四征。魏買征東。西征南。北四將軍。是為四征。

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觀至吳稱臣請救

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瑄之子全端唐咨利城人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

二十六萬進屯邱頭今陳州府沈邱縣東有邱頭同馬昭更名使將軍王基陳壽字休淵壽之子壽春會吳朱異率三萬人

屯安豐注見前為欽外勢基四面合圍擊欽異皆破走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鎭里胡三省注在樂縣界復遣異等

蜀漢帝禪

解壽春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繚繚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繚怒斬異而還繚既不能拔
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會全懌兄子輝等得罪于吳奔魏昭偽作輝書告懌等言吳中
怨諸將不能拔壽春欲盡誅之懌等恐遂率眾出降誕將將班焦與繚誕并力決死誕不從班與繚自歸于昭

姜維伐魏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夾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時長城城名在西安府藍屋縣水經積駱谷水流連長城西是也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

作仇國論諷之

魏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眾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

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鵠虎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將士誼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時議者以淮南仍為魏逆吳兵家在江南宜悉阮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戰其元惡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是則姜維聞諸葛誕死遂引兵還成都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于太學

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康成之孫康成子益思被黃巾之難有遺為五更

養老乞言本非急務其失

與井田封建
等況高貴鄉
公當多事之
時應措施者
多矣而乃拘
牽古義其迂
可笑亦可憫

不密害成亮
之所以屬紀
也然終以婦
人漏泄不密
孰甚于此鼠
矢燭奸則所
謂小事不糊
塗耳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玕王休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皓字宗皓一名為烏程侯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閭分屯諸營以自固亮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于紀誅尚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臨橋且曰勿令卿母知使人密九月綝以兵襲全尚執之殺劉承于蒼龍門外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光祿勳孟宗字恭武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長沙臨沙人魏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琅玕王休于會稽遣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後會稽諸葛以亮為天子休黜為侯亮自殺綝于是殺全尚遷全公主于豫章綝以休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唯唯避曹即虞汜曰明公桓廢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竊恐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于後世也綝不擇而止虞化字世洪胡之子十月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詣闕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為丞相荆州牧封南陽王子皓為烏程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緄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緄反休執付緄緄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緄居外必有變衛士又告緄反休將討之密問于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以卒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緄稱疾休強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眾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十人夷緄三族發孫峻指取印綬斷其本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胤援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宥乞

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建興八年諸葛亮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漢城在今漢中府沔陽縣對樂城而言謂之西樂城樂城即成固縣南城是也在今縣南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

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

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詔督漢中胡濟字彥度郤屯漢壽

王舍守樂城蔣斌字子守漢城

祀二年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甯陵井中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

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字襄襄義陽人為尚書令諸葛瞻字思達為僕射

祗以巧佞有寵權位在姜維之上及是卒帝為之流涕蜀人追思諸葛亮因咸愛瞻每朝廷有一善政

雖非瞻所建造百姓皆傳相告曰此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或過其實

魏三年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三國志失

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于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武陵人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昭曰不然昭曰不然昭曰不然昭曰不然昭曰不然昭曰不然

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

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

然漢所以亡良

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頌于車下時濟刺髦刃出于背昭聞之大驚自投于地大傳孚奔往枕之股而

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偪之乃入見泰悲慟昭

亦對之泣曰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新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

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

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諫故吏向雄哭之哀動朝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向雄字茂伯山陽人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

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言悼懷自下射之方殮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碑十

四年魏景元二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長元為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建特不與皓往來秘書令柳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居

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吳使薛琬琬之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改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

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

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鮮卑索頭鮮卑別部姓拓跋氏黃帝子昌意之苗裔也北史黃貢質于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時音植寒猶漢毛成帝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

五世至可汗推寅諡宣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諡獻使其兄弟七人兄訖骨氏普氏拓拔氏弟徒

及族人乙旌氏車毘氏分統部眾為十族姓為隣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論聖使南遷居匈奴故地

詰汾死力微祖神元帝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治後漢廢部眾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

遣其子沙漢汗

論文貢于魏因留為質胡三省曰拓跋氏始見此

五年

魏景元三年吳永安五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即古洮陽城洮州西南有臨漳城洮州今屬鞏昌府

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字元儉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何

以自存維遂伐魏攻洮陽鄧艾與戰于侯和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破之時黃皓用事維欲帝請殺之帝曰皓

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遂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近

吳以濮陽興

濮陽以地為氏興字子元陳留人為丞相

初吳主休在會稽興為太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為左右督將及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

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咸沖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侍言

臣下為應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昭解也布惶恐陳謝且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入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字叔夜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

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籍兄子咸字仲山濤周官有山

官為氏濤字向秀山陽人王戎字季平劉伶字伯倫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嵇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國人國集對者求止籍留與決睹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

禮敗俗之人何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訓人宜屏

之四裔無令汚染華夏昭愛籍才當掩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

還伶尤書酒常乘車放一壺酒使人荷插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性

士大夫皆以為賢康車放之謂之放達何曾字頌考陳國陽夏人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性

好無錮也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字仲親善安兄與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邱儉與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

諸人雖自託
佯狂垢汚然
敬禮傷化固
法所不宥也
即以明哲保
身言亦當以
孫登為正